

《我们的40年》征稿启事

为庆祝中国石化成立40周年,以文艺作品书写时代精神,中国石化报文学版将开设《我们的40年》专栏。现面向石化员工征集稿件,要求内容积极向上,文字富有真情实感,以文学笔触讲述动人故事,用质朴文字传递爱国爱企情怀,真实记录和再现40年来中国石化追寻和实现梦想的故事,展现40年来中国石化的巨变。

随笔、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不限,字数2000字以内。所投稿件须为本人原创作品。

投稿邮箱:wangguiqing@sinopec.com

散文

三月大漠起风沙

曹俊

人们常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但沙尘暴频发的季节,始于3月,止于5月。

大漠的风,并不起于青萍之末。每年3月,当我置身于一望无际的沙漠腹地时,遥望天边绵绵群山,暖暖的阳光,风吹过脸颊,凛冽的寒意清凉而砭骨。我想,这风一定来自于天山山脉那些如簇的雪峰。

风居高临下,向塔克拉玛干呼啸而来,无边空旷和辽阔的沙漠没有山拦云遮,甚至都没有一棵树、一棵草。任凭风带着特有的野性和蛮横,向任意方向徜徉,动辄扬起沙尘,遮天蔽日,声如雷鸣。

沙漠的风,具有鬼斧神工般的造化能力。这能力,让死寂的沙漠被雕塑成澎湃的海洋。我原来一直认为,把沙漠形容为“沙海”,仅仅是比喻其浩瀚无垠,到了跟前,才知道这是一种真实的描摹。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以一种“海”的状态呈现的:沙丘起伏连绵,像怒涛奔涌咆哮,在波峰浪谷之间,开阔的流沙地面状如鱼鳞,在层层涟漪间仿佛听得见细浪絮语。

多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性沙漠”,在风的搬运转移之下,瞬息之间便是沧海桑田,旧貌换新颜。

人和沙漠也是讲缘分的,懂的人,永远都会懂。西北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去年入职的翟博超,上个月到顺北沙漠驻井做试验,闲暇时,总要欣赏自己拍的沙漠地貌图片。在别人看来,这些图片荒凉单调、千篇一律;而在小翟看来,图片里的阴晴晨昏、沙丘沙浪,千差万别、气象万千,充满神奇和魅力。

风起三月,沙尘暴是频频光顾的不速之客。刚刚还是丽日蓝天、春风和暖,不经意间,随着井场上的风向旗猎猎作响,值班房的墙壁发出细沙打击的声音,抬头便可以看到一个淡黄色的巨毯,幕墙一样从远处压了过来,幕墙仿佛掩盖着万千妖怪嚎叫着从天边狂奔而来。刹那间,风沙走石,鬼哭狼嚎,天昏地暗,整个世界突然就被装进了一个封闭的铁桶里。

在钻台上工作的大漠石油人,就像同一头野兽在搏斗。有时候需要扶着栏杆,才能避免自己不被狂风吹倒。完成一个动作,需要比平时多几倍的气力。沙子打在脸上,如针扎一般。眼里、嘴里、耳朵里、脖子里,都有沙子。

在大漠的春天里,没有芳草萋萋,也没有换了春装、身姿曼妙的姑娘结伴踏青。在野外作业开启的旺季,到处可以看到沙漠里的石油汉子,脱去了笨重的棉工装,换上单工装。最抢眼的是,他们的脖子上围着一条鲜艳的丝巾。当风沙起时,这丝巾既可防尘沙灌进领口内,又可当口罩保护口腔,这是工装之外唯一被允许的装饰。它的图案和色彩,常常显示着主人的喜好和品位。单纯的土黄色背景下,这丝巾,就像一朵朵娇艳的花朵。

风沙里作业的“丝巾男”,是大漠之春的一道亮丽风景。

为了抵御风沙,钻井队的宿舍是活动房组成的“围屋”,像火车车厢首尾相连,外边一大圈,里边一小圈,圈圈相通,状如迷宫。而活动房窗户的密封性,是购置前重要的技术指标。尽管如此,在多风季节里,室内的地面、桌子和床铺上即使天天打扫,仍会有一层薄薄的灰尘。闭门关窗,没用,都不知道这沙尘是从哪进来的。人是天天洗澡,但指甲缝、耳朵眼永远都藏着沙粒。在沙粒的日子里,狼吞虎咽地吃饭,更多的是怕听那一声“咯”,咯牙的痛感并不高,但那声音直刺神经,让人难以忍受。

6年前,我从内地的油田刚来大漠的时候,就听老师说,沙漠里的石油人,每年要吃下去两块砖。听时,吃惊不小。6年过去了,才知道在这大漠里,这点小苦头,根本不值得一提。

父亲鼓励我扎根荒原找油



尹希东

20世纪80年代初期,穷困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唯一的想法就是让我通过读书走出家门,找个稳当的工作。1984年9月,如父亲所愿,我考上了“九二三厂”,也就是现在的胜利油田。那时,我们山东寿光老家的人都习惯把胜利油田叫“九二三厂”。

去“九二三厂”报到的那天,父亲送我出村子几里地远。路上父亲不停地嘱咐我到了“九二三厂”要好好干。直到我坐上客车,父亲才缓缓转身回去。我透过车窗望着他的背影——昂着头,步子迈得很有劲。作为儿子,我总算给了父亲一点安慰。

来到油田后,我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信中,我简单地说了下工作和食宿情况,叫父母别挂念。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字不多,半页信纸。父亲在信里,从头到尾都是鼓励我的话:别怕吃苦,好好工作,千万别牵挂家里……

1985年深秋的一天,父亲第一次来油田看我。他背来了一个大布袋子,里面有地瓜、鲜玉米、大枣、花生,还有我爱吃的虾酱。父亲的到来,让我有些为难。那时,八个人住一个大宿舍,根本没处给父亲安排住处。队上的领导知道后,觉得父亲来一趟不容易,特地给腾出了半间库房,弄来一张铁床安排父亲住下。父亲说想去我工作的地方看看。我心里突然有些不安,不想让父亲看到我一身油、一身水的狼狈样子。父亲执意去,我只好带着他坐上敞篷大解放车前往。

车子在茂密的草丛、树林里左拐右拐地穿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了下来。这里位于荒原的深处,孤零零地立着一个井架、一个野营房、一台通井机。除了一片槐树林,就是一望无际的旷野,旷野里有牛群时隐时现。车停下后,我赶紧从驾驶室扶下父亲,小声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父亲来到井场边上,深秋草丛里的蚊子被惊动后,立即“炸了锅”,忽地一下,从草丛里一群群飞了出来,嗡嗡地追着人。父亲说:“大白天蚊子就这么多,你们这是在蚊子窝里干活儿啊!”

我让父亲到值班房里去,父亲却坚持要看我是如何工作的。我套上塑料雨衣,戴好头盔,全副武装地走向井口。在嗡嗡的蚊虫声里,我和工友们走向了施工的井口,不一会儿工衣就被汗水湿透了。

干完活儿走下井场后,我把父亲叫到井场外边,悄悄说道:“你看,这个活儿,太苦太累了,我打算跟你回家!”父亲眼一瞪:“你说啥?当农民扛锄头就不累吗?好不容易考到这里当了石油工人,苦点、累点算啥!记得小时候,我给你讲过铁人王进喜为制伏井喷纵身跳入泥浆池的故事吗?”我点点头。“王铁人能干的活儿,你也能干!你是村里第一个去‘九二三厂’的,要是当逃兵,丢了我的老脸,别叫我爸!”父亲说这些话时,是铁青着脸的,那样子挺骇人。随后,父亲又苦口婆心地讲道理,我放弃了离开油田的想法。看到我内心平静下来,父亲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放心地回家了。

站在荒原小路上,目送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我不知不觉握紧了手心,决心扑下身子苦练本领。那时节,在野外施工

平均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遇到重点投产井,干脆吃住都在井场。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来井队看我时说的话。

人就是这样,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下,一旦思想的闸门被正能量打开了,就有了从容不迫、砥砺前行动力。从此,我就在“脏苦累险”的作业队拼搏,无论是春天的沙粒、夏天的暴雨,还是秋天的海潮、冬天的风雪,都没有吓退过我。

1991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酒桌上和父亲说起了入党这件事,父亲醉眼朦胧中竖起了大拇指。那年,我在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父亲的鼓舞下,我如荻草、红荆条一样,一生扎根在了黄河入海口边的荒原上。

后来,我从生产一线调入机关,也从一线的工作者转身成为一线工作的宣传者。我22岁参加工作,现在是即将退休的老石油、老党员。回望人生的每一段旅程,都伴随着父亲的支持和鼓励。有人说,父亲是一座高山,骨子里印着坚韧、负重和责任,事实的确如此。父亲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却在他人的人生旅程中、在我的心灵深处注入了如石油一样汨汨流淌着的正能量……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石化作家协会会员,胜利油田职工。)



胜利油田黄河滩 郑旭东摄

散文

期盼又一场花开

王静文

寒冬刚过,阳光虽暖,但凉风袭来仍夹杂着寒意。我习惯性地裹紧身上的棉袄走进单位的大院,却意外发现院里的栾树悄然变成了深红。与灰白的树干相比,枝头耷拉着的钟形外壳像是精致小巧的铃铛,随风而动仿佛能传出清脆悦耳的声调。虽然已不似深秋时期的张扬和热烈,却难掩栾树本身独有的姿态,从怒放到凋谢,颜色从一而终地绚丽。

时间长了我便眯了眼,久久伫立在树下,一时间竟忘了周遭。

“干吗呢,赶紧上班打卡呀。”恍惚间,一个人突然扯着我的胳膊向办公楼大门走去,是和我一起入职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油设计公司的同事。半年相处下来已不似刚来时的礼貌和疏离,语气中能感受到像是朋友的关心与提醒,让人格外安心。我赶紧慢吞吞地赶回了上班的时间。坐在办公室内,内心

仍然回味再见栾树时的惊喜,我不禁想起初识时的惊艳。

刚入职时正值盛夏。相比枝繁叶茂的乔木,栾树发芽太迟,枝条纤弱,无力替人遮挡暴烈的阳光,孤立无援地伫立在那儿。刚到单位那段时间,我丝毫没有注意到栾树的存在。整天忙碌于熟悉工作流程,繁杂的工作任务令人焦头烂额,烦躁的思绪像浪潮,悄无声息又持续不断。但我也深知这是阶段性的难关,与其悲观天悯人,不如厚积薄发。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实践中,伴随同事的鼓励与支持,总算是越挫越勇,渐有收获。而院内的栾树也无声无息发生着变化,金黄的花簇不觉间飘上枝头,层层叠叠,与娇嫩的绿相映,在阳光下摇曳着醉人的色彩……

到了深秋,没有了迷茫与无措,工作也愈加游刃有余,不管在项目对接还是图纸绘制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入职以来我获益匪浅,一方面是知识的拓展,另一方面是实践能力的提高。经过夜以

继日地苦练与实干,我们的工作成果也在公司内部受到了表彰。而院里的栾树也像是一夜之间披上了粉红的婚纱,为繁花落尽的秋季撑出别样的景致。细碎的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泛起点点光亮刺得人睁不开眼;满树的明媚争先恐后冒了出来,绚丽的颜色让人分辨不出是开的花还是结的果,一蓬一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只一眼,便沉溺于这蓬勃的生机,让人心头敞亮。

秋风渐起,寒意渐浓,细枝上的花簇也随风纷飞。异于枯木飘零的萧瑟,栾树的谢幕则是洋洋洒洒,花朵像是落不完似的,一会儿便铺了满地的绯红。这样的声势,完全体会不到悲秋的寂寥,更像是对来年的艳红奏响前曲。

现在的我相较于去年的青涩成熟许多,像是栾树的花朵一起沉淀在土里,向下扎根,向上盛开。时有微风徐来,吹散了花瓣,也吹走了纷扰。我徜徉在栾树裹着的小院里,缓缓踱步,等今年的秋季,期盼又一场花开。

与妻书

张波

亲爱的老婆,你还记得我们更换新能源车时的情景吗?上牌的时候,看着一组组数字,我一眼就选中了它——21796。你笑得很灿烂,说放心吧,有你的爱,我会长长久久、顺顺利利的!

虽然你生着病,心中有挥之不去的阴霾,但新车在铺满阳光的大道上奔驰时,渐渐感受到了愉悦和轻松。我们与疫情捉迷藏,去求医问药、探亲旅游,看最奇的山、寻最美的泉;我们穿过幽长的山间隧道,驶过蜿蜒的跨海大桥,去感受都市人流如织的繁华,去体验古镇桨声欸乃的宁静。在平潭仙人井,望着井下海潮鼓起的如雪浪花,你说这是世上最大最震撼人心的井!去黄河入海口,看着芦花飞雪中的钻井架和迎宾红毯上的磕头机,你说想起了小时候的新疆,想起了克拉玛依大油田。

又一个生日到来的时候,你说医生和病友都说这病一般也就半年,现在两年多过去了,还活着就是赚到了!你还说跟着我跑了那么多地方,很

满足,怕拖累我和孩子。

去年10月那些最艰难的日子,病床上的你最开心的就是看手机上的一个视频,这是我们8月间外出时,同去的朋友拍摄制作的。你说画面和音乐都特别棒,只是歌词有几句听不清。我搜索后告诉你,这首歌叫《漠河舞厅》。我一句句读了歌词,看到后面还有个《(漠河舞厅)背后的故事》,便不假思索地顺着读了下去。等我感觉不对劲儿的时候,你已泪流满面,说再也不看这个视频了,不想走后留下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说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不知该怎样面对这个世界。我不能待在家里,这房子是你一手张罗装修的,告诉我这里为啥要改成衣帽间,那里为啥要装个吊滑门。我也不能到孩子那里去,那房子是你奔波几百里、冒着大雨去签的合同。我再也不能张口就问我上衣的尺码是多少,不能听你说最爱吃

蜂蜜,不能看小区内你关注的花草。我甚至不能开车,看着身旁空荡荡的座位,肯定会精神恍惚情绪失控……听着我的絮叨,你渐渐睡着了,眼角挂着泪珠。

那天上午你精神很好,护士来打针时,你正跟着手机哼唱那首《阿瓦尔古丽》。护士说:“这歌好嗨呀,阿姨喜欢新疆歌?”你说自己从小在新疆长大,新疆真是个好地方。十多年前我们回去过一次,出院后还要自驾去,第一站就到独山子,找找那些厂房和以前住过的地方。

随后主治医生和科主任进来了,神情凝重地告诉我们并发症很严重,随时都会有危险,一口气上来,可能就……

想不到竟一语成谶!清明就要到了,清明的寓意是缅怀已逝生命,在对亲人的思念中激发发现有的生命活力,在思考死亡中过好当下。在我心中,清明也是感恩节,感恩老婆几十年的体贴照顾,感恩老婆几十年的鼓励,感恩老婆几十年的包容。亲爱的你先走了,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我陪你去新疆,陪你走遍全世界,就开着咱们的“21796”……

诗歌

想起老油库

赵志民

我想起土油罐想起通往罐区的小路想起小路尽头冬天透风的消防室我想起短短十米的铁路栈桥想起四条鹤管仅能接卸四节槽车想起付油亭下经年累月的汽油味

我想起那座老油库想起那个叫三岔口的地方想起五十多岁的班长老张带着两个刚退伍的小伙子和他们深夜巡检手电筒的微光

我想起这正是鹤岗青绿里的清明时节我想到油库看看那改扩建后的智能化全新模样



攀雀

刘慧摄